海明威的人生哲學

馮濟瀛

一次，一個叫尼克的小孩問他的醫生父親：「爸爸，女人是否在生孩子的時候都很痛苦？」尼克隨他的父親去給一個難產的印地安女人手術接生，他耳聞目睹這女人扭曲的臉孔及嚎叫，更令尼克感到困惑的是，女人的丈夫居然忍不住妻子的痛苦而割喉自殺。小尼克於是問他的父親：「爲什麼那個印地安父親不等他的孩子出生就自殺了。」父親平靜地答道：「我不清楚，或許他不能忍受。」「死很艱苦嗎？」「不！我以爲爲很容易，尼克，它全看……。」海明威的人生哲學可以由他這部中篇小說——「尼克故事集」第一篇：「印地安營」（*Indian Camp*）中窺其端倪，他不探討生死的意義，他眞正關心的是生、死之間的生命歷程，「我不能忍受生命如蜉蝣而不能切實把

握。」「旭日又昇」(*The Sun Also Rise*)中，一個文化放逐者，羅拔•柯恩(Robert Cohn)這麼說。由生命茫然不知所造成的不能忍受，正如那個印地安父親不能忍耐妻子拉鋸般嘶嚎一樣，它給人天昏地暗難以容身的感覺。海明威的文學成就是靠他人生體會的深湛認識，然而，他也爲成功付出代價，因爲他生就是一種不能忍受人生的人。

浪漫色彩甚濃的日本文人厨川白村曾說苦悶是一切創作的基本動力，海明威亦不例外。他的苦悶何在？曰：失落。海明威生在一個一切都不確定，一切都沒有頭緒的時代，就當時的美國環境來講，其整體文化正夾在新(廿世紀)、舊(十九世紀)交替的環節，道德與價值取向都在懸擱的狀態；宗教不再能撫慰人們乾枯的心靈，「兵士歸鄉」(*Soldier's Home*)中，失望的兵士克烈伯不願祈禱。戰地春夢的主角亨利除了在夜晚有點感到失去宗教的徬徨無依外並不愛天主，宗教信仰在海明威的眼裏不再是愚誠的盲信，它需要幾許對人世的透知，在「賭徒、尼姑與收音機」(*The Gamber, The Nun, The Radio*)裏，海明威乾脆把宗教與賭博及聲色犬馬並列，因爲它使人們終日沉湎在祈禱及希望超凡入聖的幻夢裏，給人們的只有長期的麻醉及不踏實的慰藉。與宗教相同的便是海明威對性的看法；克烈伯自歐洲戰場歸鄉後不但沒有興趣祈禱，他亦沒有興趣找尋性的滿足，「他只空泛地想着要一個女人，但他不願實際去追女人，他雅不願浪費精力於攫獲女人上。」自歐戰場歸後的克烈伯早已陷入心靈眞空狀態，在極度空虛下，性的慾望因之滅絕。

處理失落的主題海明威最是拿手，類似克烈伯的造型在海明威作品中比比皆是；「一塊乾淨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 Lighted Place.*)描述一位鎭日沉在醉鄉裏的孤寂老人，他有錢，他有過女人，然而，老人的失望和克烈伯一樣，是心理的衰老，金錢與女人的溫柔都不能補贖。「殺手」(*The Killers*)是海明威描述失落後的呆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兩個人要殺喬里安德利森，他知道，但他却窩在小室中既不逃走，亦不設防。喬里安德利森的情景既像沙特的「無路可出」(*No Exit*)，又像梅爾維爾的「書記員巴多拜」(*Barteleby the Scribner*)，這種莫可奈何的情緒正是對割裂的社會的控訴。不管怎

麼說，喬里安德利森與克烈伯的造型是海明威失落角色中不可忽視的素題。

若從整個世界局勢來講，海明威的失落感源自對戰爭的幻滅。生命爲何不堪忍受？是戰爭撕毀了生命的完整。海明威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及西班牙內戰，對戰爭之體認相當深刻（一次大戰時海明威在歐戰場開救護車，其後任戰地記者足跡印遍歐、亞）；克烈伯爲何自歐戰場歸來後感到生機全無？亨利爲何向兵器告別（「戰地春夢」的直譯）從義大利軍營逃到瑞士？他們都因爲不能忍受戰爭中無意義的殘殺及分崩離析的割裂感，「我們認清戰爭只帶來文明的全盤凌夷，應該避免」（見戰地春夢）。

「蝴蝶與坦克」是海明威發表於一九三九年的一個短篇，其標題一望而知寓有深意。海明威不滿西班牙內戰時一個和平份子被槍斃的事件，戰爭除了硫磺、煙硝、及坦克的隆隆聲外，不會有蝴蝶飛翔在花際。然而，我們切不可因這篇小說斷定海明威是個反戰份子，相反地，有時我們可以說他是好戰的。海明威所喜愛的運動如：行獵、鬥牛、飛行等都具有戰鬥意義。他所以反對戰爭，是因爲戰爭常流於自私、貪婪與口是心非的掠奪主義。若是師出正義，海明威不但不表反對，且深自敬佩。我們不止一次發現海明威的採訪報導盛讚中國抗日戰爭的空軍英雄，他以爲：以這種飛機去對抗擁有優秀裝備的日本空軍，中國空軍的神勇實令人敬佩。「戰地鐘聲」中約旦爲西班牙共和而努力亦再三贏得海明威的激賞，約旦爲理想而奮鬥，包括那位被法西斯份子强姦的瑪利亞亦相對地顯得聖潔。

海明威的失落並不是厭世，他對宗教、性、戰爭的幻滅並不意味他否定這些人類活動。可是，海明威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他以爲：當人人都不瞭解如何「切實把握生命」時，最好將之懸擱。海明威的失落是浪漫的寫實主義者對價值不確定及道德替轉之無可適從的割裂感，換句話說，不能忍受生命之無奈，而不是對生死的參不透。

＊＊

羅味特（Earl E. Rovit）說：「海明威的主角遠不是一個被動的抵押品，他在一個漸失人性的世界中爲自己開拓的諸如各種運動和戰爭時孤立奮鬥場所中，成功地保持了他自己的主動和機動力量。最後他

當然失敗；勝利者一無所獲，除了當他知道他是依自己而非世人的條件而失敗時所享受到的那種道德上的勝利感外，一無所獲。」（註一），海明威筆下的英雄常因不屬於世俗的立身態度而難在現世伸張意志，但海明威的英雄却有其尊嚴。海明威似乎想說：縱算活着一無所獲，亦要不斷行動，這就是海明威的悲劇人生觀；從行動過程中才能取得爲人的滿足，價值與玄想均不能塡塞人類深層的空虛。行動，對海明威來說，是一種心靈的淨化。

「老人與海」這部中篇小說是海明威的英雄小說，老人聖地牙哥與馬林魚較力是海明威的阿波羅造型——經過行動後所呈現的平靜、明朗與剛毅。而老人的失敗又是海明威筆下英雄的必然結果——奮鬥的結果一無所獲。然而老人的奮鬥是痛快的，因爲他的對手是高貴的。海明威在這兒放置了他運動員的精神；老人想：「你爲了自尊而殺死它，也因爲你是一個漁夫。它活着的時候你愛它，後來你也還愛它，如果你愛它，殺死它就不是罪惡。還是更大的罪惡？」（註二）老人與魚之間存在一種默契，而這種默契超越了罪惡與不罪惡的虛假判斷。在另一短篇小說「不敗者」（*The Undefeated*）中的描述亦然，一個老者的鬥牛士爲鬥牛死而不悔，他的死是透過行動的淨化以達高峯。他說：「我是一個鬥牛士！」語氣無比的堅定，他又說：「你知道，一旦行動，我就感到無比暢快。」「馬康伯最快樂的一瞬」（*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是描寫一個原本怯懦的文明人在非洲行獵時，一瞬間體悟生命的無畏而射殺猛獅得到的快樂，馬康伯雖旋卽爲他不貞的妻子殺死，但他死得愉快，因爲死前一瞬他品嚐了自我認證的喜悅。「死很艱苦？」尼克的問話永遠在海明威心中轉廻，「我以爲很容易，尼克，它全看……」；全看是否在行動中取得爲人的滿足，或是仍舊泥陷在難以忍受的生活裏。跳脫生活的瑣碎與無謂只有行動，從行動中可以找到自我。

註一：取自朱炎譯「海明威的旭日又東昇」，見柯恩編、朱立民等譯「美國劇時代作品評論集」，新亞出版社。

註二：見施品山譯「老人與海」，北一出版社。